

小學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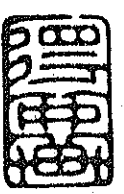
全

嘉永庚戌新鐫

海外異傳

全

惜陰書屋藏梓



海外異傳全一冊

江侯題字二



水



水

傳

夕身

原成美
日美

鮎江侯題字三

友事



讀海外異傳



盛世無由試錯盤。遠
懷利器去求餐。我冠
重見同舟客。非復當
時袴下韓。
螿毒橫流春蠹尔。蠶片

帆歌憶入台灣。一身
是膽。曾吞賊虜。穴從
容。獲子還。

物光慘淡。北風臙。胡
騎如雲。壓海堧。大厦
傾來。孤木在南。壇支

得卅餘年。

妖氛旦夕。暗邊陲。豈
是高堂酣醉時。史筆
凜然吐生氣。揭將三
傳警恬嬉。

閑人多事。擔閑憂却。

海外異傳
向世間要汗牛。安識箇中寓深慨。勝他防海萬言籌。

嘉永庚戌中元

李門祐相撰



福山小島知足書

海外異傳

津藩齋藤正謙著

鐵研子曰。我大日本之爲邦。寶劍開基。俗尚信義。將勇而士強。爲四方所畏服。自倭武東伐。神功西征。呂降。以至比羅夫立功。肅慎。田村丸震威。蝦夷。源鎮西。開祚流蚪。源判官傳名東韃。平相州。殲蒙古十萬衆。豐太閣屠鯁域。破明師。並赫赫在人耳目。不待稱述也。若夫近世山田長正之霸身毒。濱田彌兵之脅

紅毛鄭大木之玉臺灣亦我皇國之餘烈而
世或不詳其事蹟豈不惜哉作海外異傳
暹羅國在南天竺隋志稱爲赤土暹與羅斛本
爲二國當元之時合爲一周迴萬里物豐人繁
號爲善國而我山田長正霸於此云長正字仁
左衛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
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礪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
業好譚兵雄傑自喜流落寓於駿府元和初天
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于侯伯長正弗屑曰此

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
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航海
聞易臺灣艤舟於大坂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
許長正乃先到大坂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
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
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
將俱還長正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畱
此土覓喫飯處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
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

邦邊民占據臺地。長正通覽地方。蕞爾一嶋。且已有主。不可有爲也。又附蠻船。西游暹羅。會邦內騷亂。四隣交侵。而六昆最強。暹羅國主出師禦之。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。私言其必敗。既而果然。人或傳其語。聞於國主。國主竒之。召見長正。詢方畧。長正指畫陳策。鑿鑿可用。國主大喜。擢長正爲上將軍。往禦六昆。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。長正糾合數百人。雜以土兵。在慮萬餘人。皆爲日本裝。聲言日本援兵。至。六昆軍沮。

因縱兵奮擊。大破之。六昆王憤甚。傾國來寇。兵數十萬。長正曰。敵衆強盛。難與爭鋒。唯以謀撓之。破之易易耳。乃分軍爲三。一伏山陰。一艦海澨。長正親率其一。出於海陸之間。進挑戰。兵旣交。佯敗走。六昆兵追之。將及。號砲俄發。海陸二軍。吶喊齊進。火鎗亂發。長正視機及之。衷敵軍前後擊之。大破六昆兵。殺數萬人。遂追北。長驅入其都。擒六昆王以歸。威震遠近。四隣爭送款於暹羅。於是國主大賞長正。妻以其女。封六昆。

及匹皮畱之地。號曰唵普良。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。久之國主年既高。頗倦勤。使長正攝行國事。於是唵普良之名。噪於印度諸國。而本邦地隔遠。未聞知也。數歲。瀧太田復開易海外。行到暹羅。既入其界。迓勞之使。杳至。相迎入館。少焉。有吏來戒。王召見二人。二人初不知其故。心頗疑懼。且從吏入見。王冠服在交椅上。金珠粲目。儀衛甚盛。二人俯伏膝行。不敢仰視。及退就館。飲食供御。如待貴客者。意益不安。既夜。復有

吏傳呼至曰。王來。二人驚出迎。王僂服入坐。笑拍二人之肩曰。故人無恙。二人愕眙仰視。乃長正也。長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。二人叩頭謝曰。鄙人愚蒙。嘗相從於塵埃中。無禮獲罪多矣。不意大王能自致於寥廓之上也。長正曰。予之有今日。實由三子之賜。抑人有德於我。可不報哉。既罷。厚賜遣之。本邦商旅聞之。多游暹羅。長正皆善遇之。長正雖富貴。而常懷桑梓。不置。每臨戰。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。軍輒勝。至是命工摹

繪當時戰鬥之狀爲扁。附商舶獻於淺間。廟以報賽焉。又屢牒執政。納方物於大府。不失恭順之意。頃之國主歿。世子代立。長正退就封。先是國主之妃。與其近臣姦亂。謀除國主。畏長正而不發。及長正去。遂弑之。長正聞之。則謀興兵討之。二姦大懼。募人潛往毒之。長正死。時寬永十年也。長正無子。有一女。名阿因。勇武有父風。親將其衆。欲復父讎。屢敗暹羅之兵。通國震恐。盡發屬國之兵來戰。衆寡不敵。阿因遂敗亡。其下

逃歸於本邦。長正之弟某在江戶。聞長正獲志。欲往從之。適有人傳長正死。乃止。先是紅毛夷酋給日本甲螺。奪臺灣據之。剽掠我商舶。當時有濱田某。脅紅毛夷酋而報之。

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。古無聞焉。明天啟初。海徵人顏振泉。聚衆據之。招我邦邊民入其黨。因自稱日本甲螺。甲螺猶謂頭目。我日本謂頭目爲加志良。音近甲螺。故遂訛稱耳。先是泉州人鄭芝龍。少流落。往來我邦。因入振泉之黨。及振

泉死衆推芝龍爲甲螺。雄視海上。後受明將之撫。去移閩中。我邊民代之爲甲螺。而紅毛夷來借地。約歲輸鹿皮三萬。旣而築城郭據之。役使土人如奴隸。不復輸幣。且我商船往印度者。過其近海。爲被殺掠。甲螺不能如之何。適本邦商人濱田某至。衆交訴之。圖報復。某許之。某字彌兵衛。長崎人也。勇而有謀。弟某字小左衛門。子某字新藏。並有膽畧。力兼數人。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。還請之大府。大府允之。檄長崎代官末

次平藏備船募卒。附之於彌兵衛。彌兵衛盡裝其從兵數百爲農丁。被蓑笠。持鋤鑿。行到臺灣海口。請於守吏曰。日本之氓。聞臺地土廣人寡。中多萊蕪。欲移住以開墾之。守吏以告甲必丹。弗信。以哨船圍之數重。不遽許上陸。使人來言曰。汝之來。決非好意。不然何從人之衆也。彌兵衛曰。喚公何疑人之甚耶。假使日本欲畧海外之國。當遣猛將精兵來。日本素不乏其人。奚使我儕小民之爲。守吏檢舟中。僅有數十副防身刀。其他

唯有耕耨之具而已。還備告甲必丹。甲必丹意稍解。乃許衆登陸。彌兵等得入城。謁見甲必丹。請受廬爲氓。弗許。請還本邦。亦弗許。畱數月。屢入請之。甲必丹依違不答。彌兵謂衆曰。甲必丹不許我去。畱。其意不可測也。大丈夫入不測之地。當死中求活耳。衆憤然欲死之。一日昧爽。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。衆從之。畱於門外。三人挺身排闥而進。甲必丹猶寢在牀。驚起叱曰。汝等人人闖閣。何無禮也。彌兵咆哮奮前。擒甲必

丹於牀。懷出七首。擬其喉曰。汝有死罪。尚何咎人之無禮耶。左右欲刃之。小左新藏拔刀遮立。瞋目叱之。左右披靡不敢逼。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。彌兵曰。汝欲生。何不停城上放礮。甲必丹曰。謹奉命。曰。汝嚮所掠之貨。倍數還之。甲必丹曰。唯命之從。從聞變走入鬪於庭。其後入者爲礮被傷。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之臂。右手執七首俱起。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。夷卒不敢動。甲必丹傳命停放礮。令其卒躡巒船一隻。及

日本船三隻。裝貨山積。彌兵入而檢之。乃欲拉甲必丹俱去。甲必丹曰。島民皆仰某指揮。某去則悵悵乎無所歸焉。某有一兒。年十二歲。願代某從去。公幸垂愛憐。使某全父子之情。非敢所望也。彌兵許之。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。歸報於鎮臺。鎮臺稟大府厚賞之。於是彌兵之名震一時。肥後侯聘而祿之。時寬永五年也。後三十餘年。鄭成功攘紅毛復臺地。

鄭成功初名森。字大木。明平國公芝龍之子也。

母田川氏。我肥前國平戶士人之女。初芝龍流落來客于平戶。稱老一官。娶田川氏。寬永元年。

明天啟四年。

生成功於島中。島中萬火齊明。芝龍心

異之。成功生七歲。從父歸明。後又迎母。其居安

平。十五年。

明崇禎十一年。

成功年十五。補弟子員。試高

等。風儀整秀。倣儻有大志。讀書穎敏。不治章句。有術士視之。驚曰。此奇男子。骨相非凡。命世之才也。及隆武帝立。一見偉之。撫其背曰。惜無一女配卿。卿當盡忠吾家。賜姓朱。改今名。拜御營

中軍都督。賜尚方劍。儀同駙馬。自是中外稱國
姓爺而不名。尋封忠孝伯。恩寵日隆。成功感激
思報効。而芝龍稍專權。懷異志。與清人通聲問。
成功患之。一日見隆武。愁悶而坐。泣奏曰。陛下
鬱鬱不樂。得無以臣父故耶。臣受厚恩。義無反
顧。請以死扞陛下矣。清兵入福州。芝龍退屯安
海。爲清將所誘。欲降附。請將不從。成功痛哭而
諫。芝龍不聽。單騎往降。清兵至安海。大肆淫掠。
成功母亦被污。母歎曰。何面目復見人耶。登城

樓自殺。投河水。清兵吐舌曰。婦女尙能爾。倭人
勇決不負所聞也。成功痛恨。剖其母腹。出腸滌
穢。重納之以歛。清將挾芝龍而北。作書招成功。
成功不至。芝龍曰。兒不至。北朝其疲於奔命乎。
福州旣失。隆武爲清兵所執。死。成功雖遇主。列
爵未嘗豫兵事。意氣容貌猶儒生也。旣遭國難。
諫父不從。且痛母死。非命。慷慨激烈。謀起義兵。
詣孔廟焚所著儒服。拜辭而去。所善壯士願從
者九十餘人。乘一巨艦。行收兵南澳。得數千人。

既而遙聞唐王卽位。改元永曆。奉正朔。自南澳歸。軍聲頗震。乃畧漳泉潮惠諸州。守將多降。軍律肅然。兵士無淫畧。至孺子婦女。與軍行爭道。清主屢諭芝龍作書招撫。誘以高爵。成功不從。清主乃累命滿漢諸將來攻。輒擊敗之。於是東南諸州連年騷擾。師出無利。清主患之。親下勅招諭。成功亦不報。益修器械舟楫。北上。自閩及浙。欲復南京。以桑梓之誼。屢乞兵於我。我不詳其事情。終不報。然成功兵勢甚盛。分所部爲七

十二鎮。以廈門爲根本之地。改爲思明州。蓋意不忘明室也。立儲賢儲材二館。察言賓客二司。設印局軍器諸局。令六官分理庶政。擇賢任之。諸宗室頗給贍之。諸縉紳避亂至者。禮待之。凡有所僂宜封拜。乃朝服北向。遙拜帝座。疏而焚之。其所施爲。鼓動一世。於是永曆遣使晉成功。爵爲延平郡王。命圖恢復。自成功起兵。至是十三年。寶萬治元年也。明永曆十二年。清順治十五年。成功謂其將甘輝曰。今奉勅何得遷延。將速取金陵。以定

南都輝亦贊成之。乃議大舉。部署諸將。戈船八

十隻。揚帆北上。陷浙江諸州縣。二年。明永曆十三年。清順

治十年。七月。進攻陷鎮江。遂攻金陵。破郅。清兵退

守本城。成功破聚寶通濟二門。逼正陽門。城且

夕將陷。江南大震。清主命內大臣達素等發精

兵二十萬。俄至。成功兵疲不能敵。且前鋒余新

狃勝。輕敵敗死。師遂敗績。萬禮甘輝等皆死之。

成功乘流出海。還廈門。三年。明永曆十四年。清順治十七年。五

月。達素等率滿漢大兵。分道來侵。成功擊殲之。

達素僅以身免。還福州自殺。竟成功之世。清兵

不敢來窺。鳴焉。寬文元年。明永曆十五年。清順治十八年。成功

自金陵喪敗。地蹙軍孤。永曆蒙塵南裔。聲問不

通。存亡難詳。然猶奉正朔。將遷地謀恢復。適有

紅毛通事。南安人也。與臺灣甲必丹歸一有隙。

走廈門。謂成功曰。公何不取臺灣。公家之故土

也。臺地沃野千里。為四省要害。橫絕大海。實霸

王之區。紅毛蠢爾醜虜。因中國騷劇。竊占據之。

破而取之。易易耳。成功大喜。三月。親率兵三千

二百人揚帆至鹿耳門。門水淺沙膠。海舶至此必易舟而入。故險易守。此時水適漲丈餘。成功得倭戰艦銜尾而進。紅夷大驚以爲自天而下。成功引兵登陸。攻赤嵌城。城亂石疊高數丈。厚丈餘。用火燬之。化爲石灰。以砲擊城。城堅不受。砲城中紅夷千餘人。驅臺民數千。入而同守。且徵援兵於咬嚼吧。咬嚼吧將領謀誘廈門之虛。則臺灣之圍自解矣。乃率兵攻廈門。廈門雷守洪旭迎擊走之。城久之不拔。臺民或告成功。

曰。城外高山有水流于城濠。貫城而過。城中無井泉。所飲唯此一水。若塞其水源。三日而告變矣。從之。紅毛勢窮。以巨艦十餘隻決戰。成功兵自艦上銃窻入。奪其五隻。餘盡焚燬之。殺夷兵六百人。火及城板。歸一退保一堡。成功使告之曰。臺地吾先人所開創。吾復故土則足矣。珍寶諸物任爾載去。非吾所需也。於是歸一降。送之還國。成功就居其城。改臺灣爲安平鎮。尋又改東寧。赤嵌城爲兼天府。總曰東都。設府曰天興。

萬年土酋皆受約束。既而聞清遷界令下。嘆曰。沿海數萬里。盡委而棄之。英雄無用兵之地。然收拾餘燼。息兵休農。以俟時至。猶未晚也。於是制法律。興學校。計丁庸。養老幼。臺人大安。二年。明永曆十六年。清康熙元年。正月。清主福臨殂。子玄暉立。改元康熙。使吳三桂攻永曆於緬。緬酋內叛。執永曆致於軍前。三桂絞而殺之。明亡。成功憤惋得疾。五月卒于東寧。年三十九。子經嗣。清兵數來侵。輒擊卻之。清將屢贈書招之。終弗從。出兵攻

畧閩廣諸州。天和元年。

清康熙二十年。

正月。經卒于東

寧。經為人仁孝。頗得士民之心。在位凡十九年。猶奉明正朔。佩招討大將軍印。子克塽嗣。仍稱永曆三十五年。猶幼。政出多門。鄭氏之業衰。清將偵知之。乃圖大舉。三年。清康熙二十二年。三月。清兵到澎湖。臺將迎戰。殺傷過當。清益發兵。分道來侵。舳艫千里。克塽終不能抗。告降。清主受而優待之。封漢軍公。自成功始起義。迄此凡三十八年。而明之正朔始盡於天壤間矣。清主嘗謂其

海外異傳
鐵版
臣曰。成功明室遺臣。而非吾亂臣賊子也。康熙三十九年。特詔令成功及子經喪歸葬于南安焉。

鐵研子曰。長正單身立勲於絕域。自致侯王。割地受封。亦可謂曠世之雄矣。鄭大木慷慨唱義。招顏日於虞淵。以孤兵當勃興之敵。百折不撓。有我楠中將之風。及其子孫。奉正統於一隅數十年。亦與楠氏相類矣。蓋孕我東方之精。故歟。濱田特曹。荆之流耳。余余廁之。

於俺普良國。姓爺之間。或以爲不倫。然挺身入不測之地。鉗制強虜。以雪國恥。有足多者焉。事之大小。不必論也。嗚呼。近歲洋夷陸梁。縱橫於印度支那之間。莫之能遏焉。使人慨然思斯三人。今覈其遺事。而立之傳。余豈徒然哉。

海外異傳畢

海外異傳跋



一日余會西岳藤堂侯於朝。話次及外給使中山文帝所輯南木誌。侯曰。知歆慕楠氏其人。不凡。是雖一時之言。其卓識可想而已。嘗讀其臣齋藤有終所

著阿漕海上試船鏡記。曰。愚始
祖高山君。有功於閑山之役。子
孫相承。掌天下舟艦之政。迄至
今侯。振廢起隳。紹述始祖之偉
烈。而得有終之文。使人益有所
興起憤發也。有終之文。余每喜

讀之。以為有慷慨激烈之氣。文
節與余同好。每得其文。必以示
余。頃者得其所著海外異傳。叙
山田某。及濱田兄弟之逸事。鄭
大木之義烈。簡約明警。而生氣
勃々。殆有古良史之風。嗚呼。初

書。非獨風動一藩。足以教作天下英傑之士。文節將刊以公于世。余大喜。語之友人李門伊東君。之亦為題五絕句寵之云。抑雖以有終之才之學。非遇者為之。則一介儒臣而心身。今也

得至君。而得大伸其才。真希世之遇矣。而文節之慕賢樂善。可謂不負侯之一言矣。嘉永康成二月。節山板倉勝明識。



柏亭松壽書



新刊

藏版

齋藤德藏著

嘉永三庚戌年七月

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

河内屋喜兵衛

日本橋通貳丁目

山城屋佐兵衛

發行書林

